□小小说

东边日出西边雨

刘 平

眼看到了收麦的时候，不知道谁惹恼了老天爷，稀里哗啦下起了雨。老天爷小气哩，雨一下就没个完，白天下、夜里下，没停过，把人们的心下得焦灼。一张张脸仰头看天，在天上寻找日头，哪怕一点日头的光也好。可哪有日头哪有光？天像一块阴沉沉的大幕，日头不晓得跑哪去了。

到处是水，空中飘的，地上流的，屋檐往下淌，麦秆上往下滑。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老天爷真恼了。等不来日头，地里，这儿那儿、这边那边，不少人在冒雨收麦，披着蓑衣、穿着雨披。再不收，麦子就会在地里发芽。庄稼人，不会让一季的守望就这样被雨泡了。

男人焉瓜在南方打工，翠玉一个人在家。两亩多麦子，得收。

翠玉一个人干了一天，第二天，喊来娘家兄弟和弟媳帮忙，还剩一点，第三天，翠玉穿着雨披一个人收。

麦穗麦秆叶子都浸饱了雨水，很沉，抱麦蓬子就像拖死狗。每在桶里摔打一下，都要很用力。地里也浸饱了雨水，筒靴鞋常常陷得很深，拔出来，很费力。下！下！把天下漏……翠玉抱怨。

拌桶里的麦粒，个个胀鼓鼓，湿淋淋。

堂屋、灶房地上，收回家的麦子堆成了小山。收麦，翠玉已累得骨头散架，可她还不能休息，麦子这样堆着，里面温度升高，一样会发芽烂掉。

这时候有两场金光光的大日头，事情就解决了。翠玉仰头看天，哪有金光光的日头？连一缕日头的光也没有。还是阴沉沉的大幕，淅沥沥飘着雨。下！下！下个锤子……翠玉骂起了老天爷。

翠玉往后院松果家走，想看看他家咋处理麦子的。翠玉去的时候，松果一家人都在忙，松果妈在灶房烧火炕麦子，松果拿着大铲子不停翻锅里的麦子。麦子太湿，锅里一炕，一翻，冒起一团团蒸汽。松果婆娘在堂屋忙，把麦堆尽量摊开一些，还开着电风扇对着麦堆吹，一边吹一边用木掀翻动麦堆。不能让里面温度升高。松果婆娘说，一天要翻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翠玉有了办法，回家炕麦子。

太阳跑得没了踪影，也只有这个笨办法了。也不是把麦子炕得完全干，炕个四五分干，不发芽就行。等日头回来了，再晒干。

那得炕多少锅啊？翠玉想，多少锅也得炕。

翠玉一个人在灶房炕麦子。一会儿到灶下添柴，一会儿回灶上拿铲子翻锅里的麦子。一加热，水汽蒸腾，裹着一股麦香。后来，水汽越来越少，麦粒也开始缩小，麦香味越来越浓，一大锅湿麦子，缩下去三分之一。这时候，一锅麦子就炕好了。

其实，很多人家都在炕麦子。村子里到处飘着炕麦子的香味。

一锅、两锅、三锅……除了吃饭，翠玉都在炕麦子，还要抽时间把堆在堂屋的麦子翻一下。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实在撑不住了，才休息。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雨终于停了。翠玉又仰头在天上寻找日头，可哪有日头？连日头的光也没有。天还是像一个阴沉沉的大幕，阴得像随时能淌下水来。老天爷！您出两场太阳呀……翠玉很绝望，继续烧火炕麦子。

一锅、两锅、三锅……除了吃饭，翠玉都在炕麦子，还要抽时间把堆在堂屋的麦子翻一下。下午三点过，翠玉实在困了，坐在灶前板凳上添柴，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翠玉鼻孔里突然钻进一股浓浓的焦胡麦香味，心里一激灵，腾地弹起来，赶紧拿铲子翻锅里的麦子，才发现下面的麦子已经炕胡了。

翠玉干脆继续翻、继续炕。把一锅都炕熟透，焦香焦香的，用磨子磨成面，做火炒面。辛辛苦苦的，翠玉不想浪费一粒麦子。

为了预防又睡着，翠玉想办法给自己提神。她把灶房隔壁卧房里的电视打开，调到市台音乐频道。翠玉喜欢听歌。一个女子在唱一首民谣，《东边日出西边雨》——

东边日出西边雨
郎在东来妹在西
……

翠玉一下想起了焉瓜。就给焉瓜打了个电话，问那边天气咋样。焉瓜说，一个多月没落过一滴雨了，天天金光光的太阳，最高气温三十八度。翠玉说，多喝水，当心中暑。焉瓜说，喝得多，工地发了风油精和藿香正气液。

原来日头都跑到那边去了呀！翠玉想。

郎在东边盼清凉
妹在西边望日头
……

那女子还在唱。听着，想起焉瓜、想起堂屋地上还有一座小山一样的湿麦子，翠玉突然忍不住想哭……

□诗 歌

江南六月

卢兆盛

甜甜的，甜甜的
江南六月
是一嘟噜一嘟噜
橙黄橙黄的枇杷

酸酸的，酸酸的
江南六月
是一串串一串串
火红火红的杨梅

甜甜的酸酸的一经嫁接
便有了甜甜酸酸的六月江南
便有了酸酸甜甜的江南六月
那袅袅娜娜的江南女踏歌而来
六月便成了唐诗宋词
沿她们那散发着枇杷气息杨梅气息的西施唇
娓娓流出，于是江南六月
每一个日子都变得富有弹性而格外耐嚼

哦，江南六月
你这甜得让人心醉的六月
你这酸得让人流涎的六月啊

麦（外一首）

西杨庄

这是父亲在六月的矗立
在大地上的筋脉
他那农民式沉甸甸的身躯
弯下去，用脊梁拔动着大地的音符
光滑的脚掌在麦田里抒情着，写出了
雄性胴体上赤裸的晶莹

那是汗水，晶莹透明的珠液
泡软了泥土的芳香，让根茎深扎
在和着脉搏一起跳动的心脏
当它被阳光放大，氤氲出的朦胧里
投影出了一个个坚实而铿锵的足印
叠成阡陌，叠成纵横的梯田
留给后来的耕耘者

这是父母生活的抖音
在麦田的互联网里交织，或者
播种出网红厚厚的嘴唇
繁衍出了一道道田畴茂密的秸秆
踩踏出凹凹凸凸平平仄仄的字正腔圆
在父亲的脊梁上，故乡这个粉丝
感动很重！尖叫很沉

父亲的田野

一阵热浪掠过，田野就笑开了
围着村庄摇晃着，多像父亲的脸
在阡陌间闪动，闪动绿油油的毛发
乡亲们陶醉在泥土的香气里，放眼看
绝色弥漫，咬住清香，咬住
大片绿，圆形绿，小片绿，矩形绿

绿色田野蔵蕤着绿色的植物和一样性格的人
说出的话和播撒的种子也会长出绿色的苗
枕着绿色的枕头，枕着绿色的田野做梦
抱着田野，抱着绿色生活
这就是我父老的田野，每一天走进土地
都有一片绿色垫脚

父亲的田野啊，有那么多绿色
短短的，长长的，尖尖的，甜甜的
这些不规则的绿，正在
品味着夏日阳光，品味着麦香，品味着
阳光下的风情万种。斜倚门框静静地遐想着
开在时光深处的一朵夏花，直到那朵花儿
幸福而又娇艳地开在我的诗里

□散 文

在河之洲

鲍安顺

躺在夏日河滩上，眺望一水相隔的河之洲，脑海里突然想到，那雎鸠鸟儿在叫，那是古典的叫声，古老的神往，就在对岸小洲上，树林里，草地间，叫得亲切，叫得欢畅，叫得让我心动。

我想，那鸟儿，筑巢于河之洲，千年已久，让我想象到时光如水，尘嚣断绝，那洲上的安静，洲上的心驰神往，游弋而来，让我听见风声，也听见歌声，还有浪花声。遥想洲上，参差荇菜，婆娑起舞，两岸采摘的淑女，倩影如风，她们身穿摆动的裙裾，隐隐约约，仿佛河中的水草，悠然摇曳，生动无比。有时，轻浪排岸，那鸟叫的声音，轻松起伏，悠声荡漾，在芦苇环绕的水之洲，在洲上的小树林里，清晰听到。我想，我的想象缘洲而起，因水而生，也因水远逝，遥远而亲切。

浪在摇，洲在晃，我看见阳光在小洲上，柔柔地洒落，像女性的温情之手，抚摸睡梦，那婴儿般的安静，祥和无声，天籁入心。柔柔的夏日洲上，让我心生恍惚，犹如梦里醒来，迷离茫然，辗转反侧，像在梦里见到琴瑟友之，看到浪花之恋，寂寞之舞。我在眺望之间，“左右采之”，偷窥时光遥远的窈窕淑女，钟鼓击乐，风情画卷，体会着爱情的传奇，遥远浪漫，美轮美奂，妙不可言。

看着夏之洲，想着《诗经》里的诗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也是一首古典音乐，在久远年代，唱得风声水起，一直传唱至今，感人肺腑，动人心魄。那歌词的浪漫，有着音乐的节奏，渗透风骨，悠然了几千年，有着千年民俗的热情，民谣朴素的亲切，传递着生存的沧桑，生命的人情冷暖，还有典雅的爱情风韵。那歌词里，音乐中，让我想到了淑女秦罗敷，她“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她采桑的身影，在乐府《陌上桑》里，在《孔雀东南飞》里，成为中国美女的经典记忆，幽灵般圣洁，扑朔迷离。

我还想到，刘兰芝与焦仲卿，他们也在古典音乐里，在古代诗歌里，悄然殒落，那梦结连理的爱，让人深不可测，化成了孔雀东南飞的喜悦泪花，梦一般的传奇神话，让爱情醉人醉心，有着千年不变的凄美，深不见底的圣洁，高深莫测的相思。忽然，我又联想起陆游与唐婉，他们在寂寞沈园里，悄然相遇，彼此悲叹人生，悔恨不能长相厮守，那情感的无奈，让他们愧不敢当，情天恨海，痛彻心扉。是呀，那种共同渴望爱情的向往，成为了绝望后，也只能扼腕长叹，化成了悲伤的《钗头凤》，成为爱情绝唱，圣洁至美的心灵绝响，心有灵犀的伤情佳话。

是呀，“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那罗敷采桑，在城南之隅，看河水荡漾，夏日洲头，总让我想象在水一方，梦源流长，那伊人的情怀，劳燕南飞。我心灵的驿动，在采桑之地，也在四面八方，招之即来。我还想，那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蝶，比翼双飞，让人痴迷情醉，也让人扼腕长叹；那传奇，那神话，在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的手中，化成经典音乐，享誉世界，把中国人的爱情梦，演绎得旋律悠扬，情思纷飞，荡气回肠。

夏之洲上，在我的眺望里，那林黛玉，也恍然而至，形影相随，她“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眸子清明如镜，能辨明是非，知晓善恶，看清人世烟雨，风尘人情；她拥有热忱之心，质朴善良，慷慨豪迈，让人怜爱；她诗心可喜，也可嘉，更可敬；面对爱情时，她葬花殒命，爱之心，哀之切，莫大于心死。林黛玉的命运，让我想到《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与白流苏，他们的悲，在如风中呜咽，清响空幽。我还想到《边城》里的傩送与翠翠，他们的凄婉故事，似寒冷的河水，流过了绝望的身心，却让人欣然神往，感觉无限美好。

夏日，在河之洲，河湾在眼里流逝，让我眼眶里的泪水，长流不息，像雨水落在水面，打在荷花的浮叶上，草地上，岸畔枝头上，伴着清晰的鸟鸣，缠绵至极。那种风景，闲若静水，水草般游离，让我看到木船上的钓者，水边风中招展的柳枝，天空的白鹭飞翔……那些画面，犹如塞外苍凉的鸟音，寂寥空旷，像白山黑水的梦境，牛羊奔驰的草原，浅浅河岸的流水，水天相接，芳草凄凄，苍凉美好。

新安江之晨 李亚元 摄

□散 文

写给栀子花的情书

汪 亭

初夏的小镇，草木葳蕤，风轻云淡。

清晨，和煦的阳光照射在窗前，一缕一缕散落在课桌、讲台上。我不经意间瞥见她课桌的右上角放着一个玻璃瓶，两朵洁白的栀子花相依相偎。

望着摇曳生香的栀子花，我的心非常兴奋。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上“你的栀子花从何而来？”然后让一个又一个的同学，横穿整个教室送给她。

她正要伸手接纸条，语文老师从背后使劲咳嗽两声。她的脸颊立刻红了起来。语文老师拿过纸条打开一看，走到我的桌旁，笑嘻嘻地说：“小伙子，情书很含蓄嘛！”

那年，我们正读高二。一张小纸条竟成了一封情书，我很诧异。就算情书吧，我想，算是写给栀子花的。

下课后，我跑到她的课桌旁，还是那句：“你的栀子花从何而来？”她莞尔一笑，说：“我家园子里的啊。”

我“哦”了一声，告诉她，那不是情书，转身跑开了。

次日清晨，到教室早读，我远远地看见自己课桌上插着两朵栀子花。走近，花瓣上还滚动着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我扭头朝她望去，她的桌上也有两朵栀子花，相互依偎着。而她正埋头读书。

我撕下一张小纸条，写上：“栀子花真香！”

枯燥的早读，有了栀子相伴变得明媚轻松。一潮又一潮的朗读声中，我轻轻哼唱何炅的《栀子花开》：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每天两朵鲜艳的栀子花，一个月的芳香，渗透我的课桌、书本，连年少的心房也暗香浮动。

她走读，我住校。我们似乎没有交流，我只是偶尔会写些散词断句，用一张小纸条，来感谢她带给我的芬芳。日子就这样在花香中悄悄溜走。

一天，走进教室，我发现课桌上没有了栀子花的踪迹。四处寻觅，她的桌前只有一摞高高的书本，遮挡了她的眉头。

我写了一张纸条：“栀子花今天迷路了。”

这次，她拿起笔，在纸条上写字，写完后小心翼翼地叠好，羞涩地递给同桌。几经转手，落到我的掌心，是一只飞翔的纸鹤。我拆开，一枚墨绿的栀子叶静静躺在娟秀的字体上：“栀子花去远方旅行了，等明年才会回家。”

原来她懂栀子花，原来她才情横溢。相识能相知，在懵懂年纪，是莫大的缘分。

她说，“我们一起等待栀子花回来吧！”我欣然答应。

一个约定，默默相守。烦闷的学业让人心生浮躁。偷得闲暇，我提笔写下心事，折成一条窄窄的纸船，飞越教室，抵达临窗远眺的她。而此时，她每张必回，即使有时，白纸上只是一个“！”，或者一串长长“……”。她写下一字一句，都深知我意，在我的心里开枝散叶。

知了零星鸣叫的时候，同学们议论纷纷：我们在恋爱。

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恋爱了。我们都爱上了栀子花。没人相信，无人能懂。我们依旧静静等待栀子花回来。

可她却食言了。因家庭突变，她退了学。

一日又一日的清晨，走进教室，望着她空空的课桌，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栀子花会回来的，她只是去了远方。

年复一年，变迁万象。高考、升学，我远离小镇，求学他乡，在城市立业、生根，可依旧难以忘怀那两朵栀子花，对当年的约定仍耿耿于怀。

而今，每到初夏，行走校园，看见栀子树悄悄打着骨朵，我总迫不及待赶上前，情不自禁地轻轻问一声：“你何时回来？”

□散 文

读一阕宋词，温一壶月光

杜明芬

一卷书香，一晚月光，一群闪亮的萤火虫，一扇清新脱俗的绿纱窗，一帘散着幽香的藤萝帷幔，一盏浮着淡淡清欢的茶汤，一个美妙的盛夏之夜。

荷香悠悠，蛙声更迭，我捧着一卷宋词，坐在满是月色的窗前。夏夜里风吹叶响，月色似雾朦胧。这时觉得，读一阕婉约的宋词更加应景。既读李清照，也读柳永。吟绿肥红瘦，歌寒蝉凄切。诵溪亭日暮，咏烟柳画桥。叹物是人非，惜蘋花渐老。婉约的宋词如习习微风，拂过燥热的心坎，从词里生出的绿意消退了枯燥无味，阴凉了烦闷焦躁。

我邀约易安于藕花深处赏荷，斟了一杯清茶递给对坐的柳永，给鹊桥边上的秦观写了一封长信，掬了一捧水月赠给花市看灯的欧阳修。一个盛夏的夜晚，我穿越历史的长河，与多情的才子佳人相约芳丛。在那些柔情似水的诗行里找到了文字的淡泊与从容。

溶溶月色如银，明亮动人的光影映照在窗前的芭蕉叶上。月色如练，舞弄琴弦，宋词里的文字便忍不住应和月色，从那些墨迹里跳了出来，如蝶般翩翩起舞。若说月色是温婉如玉的公子，那这些深情款款的词句恨不得做公子身上的环佩叮当，一步一响，形影相随。那直击人内心的声音像是要遮盖夏夜里的所有声响，蛙鸣、蝉语消失得一干二净。天地间唯有一丝清明月色的照耀与一卷泛黄宋词的低语。

月光清朗明亮，茶汤袅袅生香。这时读词，要读豪放坦然的苏东坡，要读意气风发的辛弃疾。心随大江东去，梦回吹角连营。静观惊涛拍岸，醉看剑影刀光。心里要有豪情千万，能掀起数丈狂澜。文字洗去铅华，朴素的词章却也写满了泰然和随意，愤慨与不易。但风霜再大有何关系，那些悲哀的故事与伤痛的岁月不过是我们人生中的胭脂过客而已。

又逢满月当空，月影浅浮在水面上，犹如一块玉璧。此时临湖而坐，于晚风里觅得一丝清净尤为难得。所以当一尾鱼惊醒了一池沉睡的荷花，我不免想起宋朝的词人对荷花荷叶的娓娓情语。在晏几道的笔墨里，一朵荷便是一位红脸青腰的凌波女子。这位女子在一朵荷的光阴里着红裙、描红妆，眉心贴一抹花钿，邀约好友乘着兰艇采香而去。

姜夔临花而语，写下的诗句里弥漫着幽冷清丽的香气。他说荷叶如盖，莲花是美人残酒方消的玉容。待别离时，荷叶荷花留他在此，盛夏的味道一览无余。自然山水的绵绵情意有时比酒还浓烈。有些时候遇见了，便会有定居于此再不离去的意念。但我终究只是个俗人罢了，做不到陶潜的采菊东篱，也遑论林和靖的鹤子梅妻，唯有在词句的长河里才能窥见一次久违的致远宁静。

宋朝的月亮还在宋朝的天空之上，今时的月亮和以往终是不同。每个朝代的兴衰起落皆有命数，我们也只能透过历史的瞳孔去邂逅想要遇到的风景。一阕宋词就是宋时的一个场景，有人侍弄花草，有人豪情饮醉，有时是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一个人能听懂另一个人的词意。在盛夏月夜邂逅一首宋词，在它的光阴里与深情的人相拥，做一个对世间所有风物都深情的女子。

□散 文

故乡是有味道的

疏泽民

越来越觉得，故乡是有味道的，尤其是离别太久的故乡。

走下返乡的客车，踏上蜿蜒在阡陌间的村村通水泥路，故乡的味道扑面而来，直透肺腑。田野里随风起伏的稻浪，路边举红摇翠的小草，溪边沙沙作响的榆树，还有池塘里嘎嘎嬉闹的鹅鸭，枝头上叽叽喳喳的小鸟，篱笆边喵喵叫唤的花猫，斜刺里冲过来抡圆尾巴的黑狗，都在以不同的姿势迎接我这个故乡的游子。及至跨进家门，母亲开心的笑容，农家蔬菜的清香，揉合成老家的味道，将我紧紧揽住，不再松开。

浸润在故乡的味道里，我不能自已。

回到居住的小城，我总是想起故乡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是泥土的味道。播种时节，拖拉机掀起层层泥浪，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润湿的气息；收获旺季，红薯、花生、萝卜等根茎类植物连根拔起，空气中散发出土壤的地腥味。走在乡村松软的泥土路上，哪怕沾染一脚黄泥，也会感到特别踏实、安稳、接地气。住在城里，天天被钢筋水泥包裹，出门都是以车代步，是无法接地气的，也闻不到泥土的味道，正如路遥的小说《人生》里高加林被父亲所骂的，“脚上一点泥土都没有，像根豆芽菜”，这样不接地气，又怎能长成大树呢？

故乡的味道，是庄稼的味道。水稻，棉花，黄豆，小麦，油菜……一年四季，庄稼按照季节的排序，依次登场。每一轮冬种夏摘，春播秋收，都是汗流浃背的付出与硕果累累的回报。秧苗青，麦穗黄，棉絮暖，菜花香，庄稼的味道总在乡村氤氲，哪怕是肃杀清冷的冬季，依然能闻到庄稼的味道——晒场上的草垛，屋檐下挂成编钟的玉米棒，粮仓里、地窖里酣睡的稻谷、红薯，都是那样淳朴、憨厚。庄稼的味道，让庄稼人温暖，也让离开故乡的游子感到心安。

故乡的味道，是草木的味道。在乡村，所有的植物都由着性子，见缝插针地恣意生长，“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处处都是郁郁葱葱，尤其是夏天，遍地青翠，绿得能挤出汁来，空气里尽是草木的清香，让人倍感舒爽熨帖。闻够了刺鼻的汽车尾气，吸够了令人窒息的雾霾，我更加向往空气清新的故乡，在那里，草木的清香犹如天然氧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故乡的味道，是炊烟的味道。尽管大部分村民外出打工，但炊烟还是有的。一缕缕青白色炊烟，从屋顶冒出来，从墙垛上的烟囱钻出来，慢慢升腾，扩散，相拥，相融。灶下的柴草不同，炊烟的形状和姿势也不同，或粗如柱，或细如丝，或升腾如树，或平铺如菇，或匍匐如攀援的瓜藤。它们都是乡村最温暖的素描，是村庄最动人的风景。闻一闻炊烟中柴草的味道，土质的灶台、热气腾腾的农家饭菜便在眼前浮现，浓浓的乡愁，随着袅袅炊烟，越飘越远。

故乡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每次回乡，母亲总要颠着小脚，去菜园掐一把时鲜蔬菜，慰劳我的胃。坐在饭桌旁，母亲一边替我夹菜，一边絮絮叨叨地与我唠嗑家长里短，唠嗑故乡的变化，还时时叮嘱我在外面要吃饱穿暖，注意身体。返城前，母亲又拿出自制并晒干的腌笋丝、香椿头、马齿苋，让我带回城里尝尝鲜。回到城里的家，打开行囊，干菜的味道，母亲的味道，瞬间冒出来，溢满了我的小屋。

故乡的味道是一幅山水画，是一首抒情诗，是一首中国民谣，是一部乡土纪录片，让人沉醉，让人痴迷，也让乡愁可触可依。